

<<浮年锦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浮年锦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329639

10位ISBN编号：7511329632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华侨出版社

作者：郑乔尹

页数：243

字数：1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浮年锦记>>

前言

我的青春在法国——巴黎2555天 这朵玫瑰7岁。

刚来巴黎那年，他送我的。

它一直倒挂在墙角，渐渐风干，定型，然后落满灰，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。

回忆仍活色生香，浸泡在阳光里，飘在风中，淋着雨，覆过雪；枝头绿芽萌发，枝叶浓郁，落叶金黄，枯叶腐烂在泥中；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，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；朝霞洒在水面，晚霞铺于水底；富人区的玫瑰，贫民窟的垃圾；夏天的音乐节，冬天的圣诞日；头发长了又短、短了又长，年年新衣换旧裳；时有与名人擦肩，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；总统的誓言，孩子们的笑；城内，花砖路铺向教堂；城外，铁轨蜿蜒至远方……这座城，浮光流影，装着无数人的梦。

你来了，他还在，我们还在。

2555个日夜，我的巴黎！

<<浮年锦记>>

内容概要

一个女孩只身来到巴黎，将青春中最美好的7年浸泡在这个城市中。巴黎给了她成长和爱情，但这不是全部，就像巴黎不止有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，也有贫民窟。

你以前可能了解过“巴黎”，但未必了解“生活在巴黎”。

7年的生活体验，周遭每个过客的人生故事，相机捕捉到的每个欲言又止的瞬间——交错成文，为你呈现一个有温度的巴黎。

<<浮年锦记>>

作者简介

郑乔尹

浙江人，现居法国。

已发表若干中文及法语文章，旨在寻求用文字表达美好的情感。

浩瀚学海，不断探求中。
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翡冷翠》《蓝缕》《一念春》。

<<浮年锦记>>

书籍目录

PART 1 肚脐眼里倒香槟

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，情愫无处不在。

轻浮的，浓厚的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.....

初来乍到

巴黎圣母院

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

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

不撞巴黎铁塔不回头

火灾

你好，神父

肚脐眼里倒香槟

卢浮魅影卢浮宫

图书馆前的流浪汉

500欧元一晚的青春

亿万富翁

地下坟墓

圣诞老人

葡萄美酒夜光杯

送创可贴的救护车

法兰西贵族

街头暴力

卖海鲜的帅哥

PART 2 男朋友，女朋友

凌晨，人群终于散尽，埃菲尔铁塔渐渐失了光，变成一堆晨曦中的铁。

在距离铁塔几公里的广场，他抱着我，要把我勒死似的，直到天空泛白。

程抱一 (Fran,ois CHENG)

不缺钱的小偷

安祖的咖啡馆

拉雪兹神父墓园

爸爸妈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呀？

安祖的决定，巴黎怀旧之旅

2008年5月12日

男朋友，女朋友

对不起，Tina

最接近上帝的地方

打折季节，全城疯抢

穿绿制服的老先生

钱、钱、钱

巴黎有条北京路

旗袍

PART 3 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

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我却以为写的是另一个人。

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有新鲜的心跳声。

<<浮年锦记>>

“以前有个男孩经常在校门口等她，不过他很久没来了，这大概也是她忧伤的原因。”

六年不见双亲面
Facebook，非死不可
病
患有抑郁症的天使
想要拯救地球的怪叔叔
露华忽变霜阵
德国同学的信
又是圣诞节
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
今晚，可不可以陪我去红磨坊
卡米拉的世界
地铁里的打劫者
德国同学的礼物
隐藏在旧货市场的爱情传说
鱼先生和他的幽灵房屋
总统大选
一封信，一张支票
再见，安祖
一念爱，一念恨
毕业前夕的游戏
毕业典礼上闪闪发亮的非洲同学
另一场人生旅程的开始
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

<<浮年锦记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自序 我的青春在法国——巴黎2555天 这朵玫瑰7岁。

刚来巴黎那年，他送我的。

它一直倒挂在墙角，渐渐风干，定型，然后落满灰，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。

回忆仍活色生香，浸泡在阳光里，飘在风中，淋着雨，覆过雪；枝头绿芽萌发，枝叶浓郁，落叶金黄，枯叶腐烂在泥中；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，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；朝霞洒在水面，晚霞铺于水底；富人区的玫瑰，贫民窟的垃圾；夏天的音乐节，冬天的圣诞日；头发长了又短、短了又长，年年新衣换旧裳；时有与名人擦肩，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；总统的誓言，孩子们的笑；城内，花砖路铺向教堂；城外，铁轨蜿蜒至远方……这座城，浮光流影，装着无数人的梦。

你来了，他还在，我们还在。

2555个日夜，我的巴黎！

那个风一样的男子 那年我22岁，他28岁，相识于偶然。

他约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。

他的脸很好看，28岁，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气质很迷人。

天冷，他穿了一件黑呢大衣，手提公文包，匆匆赶来。

他的名字和前法国总统一样，叫Nicolas。

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，情愫无处不在。

轻浮的、浓厚的、不经意的邂逅，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……他问：“在巴黎生活有困难吗？”我抬眸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中国留学生大多家境不佳，他很了解中国国情。

他的手很好看，微突的指节，白净修长，透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质感。

白衬衣也很整洁，纯净如见阳光下的纤缕肌肤。

可惜了……我暗叹一声。

他跟我说过，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，在深圳认识的。

那女孩舍不得离家出国，也就没跟他来法国。

他有念念不忘之意。

嗯，还算诚恳。

如尔能负心于彼，于我必无情。

可惜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再叹。

他的脸甚至可以算是英俊，身材亦有西方人的挺拔修长，围巾与大衣的搭配也很有品。

他也是巴黎白领。

可惜了……他继续说：“我想请你教我中文，这样你可以多份收入，巴黎的消费很高……”我微笑

。他想得挺周到，如果光是应聘家庭教师，我想我会答应的。

可他是在找一个女朋友，如果我没这意思，那么这工作我也不能要。

我微笑。

他很诚恳，还有点儿腼腆。

这份腼腆是出于对女孩子的尊重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么认为，一直到现在。

真可惜。

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……我们之间……”他比划着。

窗外梧桐成荫，满地缕日光斑，暖浮晴色。

我突然下定决心，觉得应该说明白。

我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谢谢你。

我一点儿都不想。

”之后彼此告辞。

<<浮年锦记>>

他的身影转过咖啡馆外的小巷，腿长长的，一方衣角翩飞。

真是迷人的背影。

才28岁，怎么就秃了半个脑袋？

唉。

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。

早晨去上学，一出地铁站，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；一回住处，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，黑哥儿冲我叫：“表妹，来几根烤玉米，马伊丝，马伊丝！”

据说，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，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，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，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。

我回去，房间小小的窗，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，几片枯叶被风携起，卷来卷去落地无依。

阿美在喝“保灵孕宝”。

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姨怀我表妹时，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。

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，租中国人的房子，去中国超市，看中国医生，替中国人打工。

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。

我问她说，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，能不能替我换一个。

阿美淡然：“你去路边捡一个。”

捡？

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“路边经常有旧家具，法国人不要就扔了，你可以去看看，有些还是能用的。”

她说，“这些桌椅和衣柜，都是我们捡来的。”

“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
她好意，“等阿勇回来，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。”

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。

我跑了趟家具店，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，我认为太贵，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，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，算是了事。

学林教头随遇而安。

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，说他们的过往：“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。”

当时去的是瑞士，年龄也就你这么大，年轻没想那么多啊，就觉得这个国家好，办的是留学签证，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，学没上，只想赚钱。

“后来没法子混下去，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。”

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，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，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，不过打工容易些，可以生活，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。

我们‘黑’了很多年了。

”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。

阿美有些憔悴，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。

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，也曾付诸行动，走了那么远，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？

一晃10年。

阿美决定生孩子，她说，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，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，试着申请合法身份。

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，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，然后赚钱。

其余的，都不算什么，包括爱情。

阿美上夜班。

她的工作是翻衣料，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，一个月赚600欧元。

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，怕老板不要她。

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，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。

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。

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。

<<浮年锦记>>

皮制的桌面、光亮的台灯，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。

只是每每到点，街灯绽亮时，回去的路黑漆漆的，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。

一天放学，阿曼达请我去她家，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。

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，60平米的公寓，底楼，外带一个私家花园，她一个人住。

我曾问她租金多少，她说3000欧元，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:1，3万人民币每个月，我在脑子里过了下，觉得林教头有道理。

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，是在某课堂上，丝丽薇问大家，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。

我这个中国人，包括日本同学、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，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“农民”，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，祖母是钢琴家。

当时我想，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。

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，精心剪过枝，开得刚刚好。

空气中有香，室温恰好，人情温暖。

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，聊巴尔扎克，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，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“皇后”舞场。

夜幕不紧不慢地拉拢，天色愈变愈浓，最后完全黑去。

阿曼达建议大家去外面喝一杯，而我赶着回去，我害怕19区完全天黑后的模样。

路口晃荡的不良少年，街角的劫匪或偷儿，暴力，刀影……这位热情的美国同学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个角落，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。

我到底没有久留。

待我到家时，听见丝丝缕缕的啜泣声，压抑、绝望地隔着门飘来。

哭声若隐若现，我一度以为是错觉。

阿美大概10年没见家人了吧。

她快生了。

我记得，那晚的风声特别凄凉。

你好，神父整个上午都昏昏沉沉的，脑子里不时晃过盈盈缠满纱布的脸、香街漂亮的房子、医院晦暗的走廊和安祖的话，以及自我想象的四处乱窜的火苗。

金基男同学在我面前坐下。

他说：“我去过中国，在西安学过一年中文。

”小小口音，中文说得还算漂亮，他有点儿语言天赋。

我用法语客气道：“才一年就说得这么好。

”他很高兴，开始骄傲：“其实一年不到。

”“很了不起呀。

”我还是用法语回答。

他问：“跟我说中文吧，我全听得懂。

”我笑：“现在大家学法语，多练多说。

”我才不会给人当免费的中文陪练员。

金基男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在西安的时候，那里的男人几天不洗头，头发很油，像个饼一样压在头上。我的几个朋友都这样子，天天去网吧。

”“都这样子？

”“嗯，都这样子。

”他肯定之余，还点点头。

我说：“韩国女孩都很漂亮。

”他有点儿不自在：“哪里都有漂亮的人啊。

”“不，”我很严肃地摇摇头，“都很漂亮，每个都漂亮，都这个样子。

为什么呀？

”朴同学也很漂亮。

金基男气馁，挪回自己的座位。

<<浮年锦记>>

阮神父冲我神秘一笑。

上课，丝丽薇说今天大家选班长。

我当时累，竟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阿曼达、关、小夜子她们一个个指着我，开我的玩笑：“老师，乔尹当班长挺好的。

”朴同学把手举得高高的，想自荐没成，我帮她：“朴同学挺适合的。

”丝丽薇说：“大家都选你，那就你吧。

”班长的任务就是帮老师收作业，和组织活动。

这时，朴同学举手：“老师，她不合适。

”所有人都看着她。

阿曼达撇撇嘴：“这女人真麻烦。

”丝丽薇岔开话题，没理她。

不料当天下课，不知道金基男跟朴同学说了些什么，朴同学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她的法语口音本来就很重，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，但眼见要起冲突。

她朝我扔了本书。

这时，阮神父出来当好人。

他的法语也不太好，说得很慢，很有耐心地解释，非常温柔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劝说。

金基男早逃了。

朴同学第二天就换了班。

“神父，”我问，“我没做错什么吧？”

”阮神父摇摇头，说这点小事不要放心上，要学会宽恕他人。

还说要是我心情不好，他可以陪我在学校里逛逛。

阮神父跟我一般年龄，虽是神父，稚气未脱，走着走着，拿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起来。

他会写“阮”这个汉字。

他来自越南南部的一个富裕家庭。

阮神父说：“我爷爷会写很多汉字，我就不行了。

”而我的好奇心始终在于他为什么会选择神父这个职业，我直接问：“你谈过恋爱吗？”

”他点点头。

他说那女孩的家境很不好，他妈妈不同意这门婚事。

后来那女孩嫁了别人，他当了神父。

寥寥几句，云淡风轻。

我想象着，他们那时一定很相爱。

我多想问：“为什么不争取呢？”

”也许是争取不了的事。

他跟我说他的家乡，稻田，河流，他母亲的生意铺，越南女孩漂亮的长衫，温暖的冬天……他画了很多个“阮”字，然后扔掉树枝，问：“你现在心情好些了没？”

饿不饿？

我请你吃饭。

”我兀地想起盈盈还在安祖家里。

跟阮神父告辞，他挥挥手：“明天见。

”他也是孤单单的，一个人在巴黎。

肚脐眼儿里倒香槟 落地窗，结着几挂大窗帘，移灯剪雨飘过一行愔愔帘影。

时值午夜。

盈盈的纱布拆了，全身上下只有额头烧伤，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把她全身缠了个遍。

安祖帮她申请了学生宿舍，运气好，只有一个名额，而且下周就可以搬进去。

我还不知道有学生宿舍这个福利。

盈盈悄悄对我说：“他真不错。

”安祖要去照顾他的咖啡馆，经常很晚回来，有时候让他妹妹去，他就在家陪盈盈。

<<浮年锦记>>

我见过安祖的母亲，四五十岁的女人，个子不高，烫着很卷的黄发。

在她眼里，我们是鲁莽的闯入者，在我眼里，她是一个冰冷的女人。

她极少与安祖说话，只有她与现任华人丈夫生的女儿、安祖的妹妹丽姿在一起时，才表现得像个母亲。

我们是闯入者，安祖也是。

而这房子是安祖的亲生父亲留给儿子的财产。

已经很晚了，地铁关闭。

我窝在沙发上陪盈盈聊着，盈盈很快睡去，我无聊地换着电视频道。

电视里出现一个裸女，然后出现一个裸男，蜡烛、鲜花、朦胧纱帐，他们在做着人类繁衍必行的工作。

这时，纱帐旁出现另一个女人，衣装齐整，相当优雅，她解说各种姿势的优劣，每种姿势不同的愉悦点。

裸男和裸女随着她的解说，当场示范各种高难度动作，叠加、纠缠、倒立……两人只露肌肤，没有声音。

背景音乐轻柔舒缓，飘着烛影。

当裸男再次把裸女举起来时，安祖推门而入。

他敲过门，不过我没注意，门虚掩着。

他叫我出来，问我要吃什么夜宵。

我干脆直接问他：“这节目天天有吗？”

他笑，说周末才有。

因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这类教育节目，觉得新鲜。

安祖说他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集，是男人把香槟倒进女人肚脐里，然后一点点喝掉。

我想，如果有故事情节就好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聊这事，当成学术般探讨，也许夜半思绪奇特，丝毫不见尴尬。

他们的性教育很早很全，此类事见怪不怪。

而我的初中生理课，有关女生“月经”的章节，生理老师都不好意思讲解，直接跳过去。

指针滑向后半夜，香榭丽舍大道静悄悄的，路灯煲着光，抛洒下霜色无限。

我们慢慢踱着，踱过LV商厦，围着凯旋门绕了个圈儿，一丛丛树影贴在地面，花砖路经典迷人。

路旁一辆车微微地震着，有情事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两名警察往车边走来。

我们闪到一棵树后看热闹。

一名警察凑近车窗看了看，然后对他的同事说：“常事。”

他们开了几句玩笑，走开，没有打扰车里的男女主角。

车继续震着。

这还是冬天，夏天的香街岂不更灿烂？

这般香艳的巴黎。

<<浮年锦记>>

后记

喂，你在法国有没有受过歧视？

我曾陆续接触到类似的疑问：“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？”现在也不断有人拐弯抹角地、试探性地问；我想将来肯定还会有人问起。这个问题可以衍生出许多相似的疑问，例如“法国人到底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”，“他们喜不喜欢中国文化”，“在法国人眼里，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呀”……某高人问我：“台湾到底在哪儿啊？”

”细细数来，好大一部分跟政治有关。政治太高深，我不懂，我只关心超市里黄瓜番茄的价格。我翻了翻词典，“歧视”解释为：不平等地看待。怕就怕人家对你没什么看法，自己先在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之前短了气势。那好吧，在这里浅浅论之，这个“在法国有没有，会不会受到歧视”的问题。如果把欧洲比作中国(两者面积差不多大)，那么法国人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人。

我指的是“优越感”。在好莱坞电影里，一涉及欧洲的镜头，埃菲尔铁塔马上出现，可见法国是欧洲的象征。去过巴黎，就会感觉欧洲其他地方都是乡下。大体上讲，法国人讲究、精致、懒散，还有个用滥了的词儿：浪漫。说真的，还不知道什么叫浪漫，词典里有两种说法，1，富有诗意；2，行为放荡。似乎也有这么个意思。

我们总是想要从宏观上了解，却不知往往是细节微观决定看法。喂，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从小就被人歧视，从亲戚邻居开始，到学校里，再踏入社会，从家乡到上海，再到法国巴黎，歧视无处不在。

那么，你到底有没有受过很高的礼遇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也受人宠爱，从亲戚邻居开始，在学校里，再踏入社会，从家乡到上海，再到法国巴黎，宠爱亦无处不在。

看人的。在法国也是，各尽其好，只因是异族，就很敏感地把问题放大，更深层的原因来源于近代历史。两个法国男子，同等优秀，同等迷人。一位不喜亚洲女子，他爱的是金发碧眼的同族女郎，他爱她的高大丰满，爱她如天使般的面容；另一位则好东方女子，“你有漆黑的眼睛，漆黑的头发，还有让人惊艳的淡黄皮肤。我喜欢你细巧的眼角上挑出的诱人风情，喜欢你饱满柔软的嘴唇，还有柔和平展的面部轮廓，以及你幽怨神秘的回眸，这是你独有的气质，让人倾心。

”在一条隐蔽的街道里，都可能同时住着贞妇、淫娃、道学先生和花花公子，何况是一个国家。某人紧追不舍：“那么，大体呢，他们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？”大体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统计局的，我也不能将厌恶我和喜爱我的人混为一谈，互相比较，只因他们都是法国人，这对他们也不公平。这么说吧，他们知道中国人都是黑发黑眼。

勤劳能干。
孝顺长辈。
喜欢耍小心眼，同时又热情。
对外国人简直热情得过了头。
喜欢群居。
拥有非凡的生存能力。

<<浮年锦记>>

女人比较顾家。
几乎都是独生子女。
造假高手。
面子很重要。

他们可能忘了，在中国，懒虫寄居在每个角落，有人遗弃年迈父母，有人诚实到可怕，有人冷漠，觉得孤独感也是快感；有些女人天生适合当女人，不适合当母亲；超生游击队很多很多…… 在我们的眼里，法国人是这样的：金发碧眼。

浪漫懒散。
生活闲适。
藏独者。
多情放荡。

现任总统是个傻子。
红酒和奢侈品做得很好。
男子女子好像都很美。

我们不知道，“法国人”只是一个称呼，拥有法国国籍的就是法国人。

不光是白人，其中有黑的，黄的，棕的，混血的，黑发黑眼的，棕发黑眼的，金发碧眼的，棕发碧眼的，金发蓝眼的，棕发蓝眼，红发灰发……有人凌晨起床工作，有人为买房子再找一份体力活，有人无所谓达赖喇嘛，有人睡地铁，冻死街头；有人为情黯然神伤；歪瓜裂枣不在少数…… 在中国，你喊一句什么分裂国家的话，绝大部分不上门揍你也会骂到你皮肤发痒，举旗擂鼓扬言要发动战争的也大有人在。

在法国，你喊一句“阿尔萨斯”是属于德国的，“科西嘉岛”是独立的，他们大多笑笑，心平气和地解释说这些都是属于法国的；如果政客有什么举措，他们就紧张了，大意为“和平年代，我们用税收供奉你们；战争年代，我们用我们父亲、儿子、兄弟的性命来换取你们的政绩，满足你们的野心……”大有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的哲学精神。

这个世界很大，大到让人晕头转向，我无法统计那么多人的看法，无法用几句话将其概括。

无论在城市乡村，国内国外，我都收获过友谊，爱情。

他们无论是黑发还是浅发，都曾让我感动，教会我成长，帮助我消除庸人自扰的心理，用更明亮的双眼看待这个世界。

较之法国人，我们对生活背负的更多，也更顽强，虽然对世界的接受面很大程度来源于网络，我们却有着更宽容的心理，更柔软温和的世界观，因为我们有着庞大的国土，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处世观，以及美到极致的汉语言文化…… 如果还有人问：喂，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？

答：在哪里没有歧视呢？

我们都是普通小民，收获友情，接受异议，做好自己。

<<浮年锦记>>

编辑推荐

《浮年锦记:巴黎2555天》编辑推荐：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——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奋不顾身的爱情。
如果要给它们选一个发生的地点，那么巴黎再完美不过了。
一场归期未定的七年之旅，也许早已不止于旅行。
巴黎的2555个切面，映出了一个中国女孩的倔强青春。

<<浮年锦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